

8.02

湘东烽火



中共株洲市委宣传部
中共株洲市委党史办 编

1987年10月

封面题词：周 里
编 审：王汀明 尹常纪
湛毅强 温庆雅
责任编辑：李龙芬 陈利明
校 对：
责任编辑：王祖元
封面设计：梅剑龙

印 刷：醴陵市印刷厂
1987年10月印装

序

中共株洲市委副书记 陈满之

在纪念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60周年的时候，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党史办编印了这本小册子。它收集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在株洲地区发生和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其中有革命老前辈张平化、周里、谭家述等同志的回忆；也有一些专题史料和研究资料。这些资料反映了秋收起义与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特委和工农红军在株洲地区的主要活动，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在党内出现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危机的时刻，毅然决然地举起了武装革命的大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作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果断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农村为中心，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同时，还可以看到，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无数的革命先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建树了丰功伟绩。此外，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在指导井冈山斗争的过程中所制定的正确政策与

工作上失误的经验教训。重温这些史料，对于我们当前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邓小平同志在为《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一书题词中写道：“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子孙万代，象我们前辈那样，象我们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这就明确地给我们指出了认真学习革命前辈的光辉业绩的重要性。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全国人民为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的今天，我们应该不忘过去，珍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给我们打下的江山，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革命老前辈英勇无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精神，学习他们严守纪律、顾全大局、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振兴株洲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目 录

序·····	陈满之 (1)
回忆井冈山斗争·····	周 里 (1)
从参加北伐战争到投身井冈山斗争·····	张平化 (10)
回忆茶陵游击队·····	谭家述 (20)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及其斗争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征编协作小组	(25)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决定及其经过 ·····	龙正才、李龙芬 (40)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与株洲暴动 ·····	中共株洲市委党史办 (48)
秋收起义在醴陵·····	中共醴陵市委党史办 (54)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 政府·····	中共茶陵县委党史办 (62)
水口连队建党·····	中共酃县县委党史办 (68)
毛委员在株洲部署秋收暴动·····	陈利明 (71)
“三大任务”的制定及其意义·····	胡涤非 (74)
毛泽东在湖口处理陈皓一伙叛徒·····	尹烈承 (79)

醴陵年关暴动.....	廖瑞年 (86)
酃县三月暴动.....	中共酃县县委党史办 (94)
湖南省委与湘赣边界特委的关系.....	李龙芬 (97)
湘赣边界特委同江西省委和中央的联系.....	木 子 (107)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湘赣边界特委的活动及其作用	王祖元 (114)
中村插牌分田.....	中共酃县县委党史办 (125)
毛泽东在中村上政治课.....	中共酃县县委党史办 (130)
酃县接龙桥战斗.....	龙振河 (136)
茶陵高垅战斗.....	尹烈承 (138)
谭震林在茶陵.....	胡涤非 (142)
试析“八月失败”的原因.....	李龙芬、王祖元 (148)
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委员人数考.....	王祖元 (157)
九陇山军事根据地.....	尹烈承 (161)
也谈井冈山根据地的下限问题.....	涤非、祖元 (168)

回忆井冈山斗争

周 里

1927年10月间，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从宁冈来到酃县，部队没有进县城，是经过十都、九都地区来到七都的水口，驻有一个星期，然后经八都、下村、遂川县的大汾，到达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工农革命军来到水口的时候，中共酃县临时党支部便派我去接头。我们去接头的前一天，看见部队经过袁树塝，打的旗上面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有斧头镰刀的标志，我们便认定是自己的队伍来了。我在去找工农革命军接头的路上，正好遇上了部队派下来找地方组织的人（此人名字不知道）。这个人首先把我带到团部，这时毛泽东同志住在桥头江家，团部设在朱家祠，团长是陈皓。到团部的路上那个“长子”（把我带到团部的人个子很高，所以我叫他“长子”）问我：“你知道毛委员在哪里吗？”我说，我只听说毛委员（知道毛泽东是中央委员）在攸县搞农民运动。

“长子”就说：我带你去。就把我带到了朱家祠。他向毛委员介绍了我是酃县人，是来接头的。毛委员简单问了一下酃县的情况，我便汇报了酃县现在的党组织只有一个临时支部。“马日事变”后，酃县的农会都倒了，中共酃县特别支部是1927年1月建立的，支部书记李却非和委员、党员都跑

了。我只找到了黎育教、邝光明。黎育教是从长沙读书回来的。那时酃县农协全部垮光了，党掌握的武装，已经被敌人缴掉了，带队的坚强的共产党员朱子和被敌人杀害了，现在只剩下我们由长沙回来的三个党员，成立一个临时支部。我还是新党员。毛委员听完我的汇报后说：现在要放手发动工农群众，城市依靠工人，农村依靠贫雇农，找那些满脚都是泥巴、满脚都是牛屎的人，把他们组织起来，重新武装工农。同时，还分析了形势，乐观地指出，革命力量虽然暂时被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和反革命的进攻，使大革命失败了，但广大群众仍是受剥削、受压迫，需要革命的，只要有党的正确领导，又有革命群众，经过一段艰苦工作，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之后，毛委员问到酃县敌人的情况。我说，南乡有个挨户团，是陈头观的头子，有六、七十支枪。东乡挨户团也有六、七十支枪，是贾少棣的头子。贾少棣在大革命时，我们农协到东乡进剿过他，但没有缴到他的枪，因为他在山区，很分散。大革命失败后，他便集中所有地主武装势力来缴了我们的枪，全县都是白色恐怖。毛委员再三强调要发动工农群众，在农村要找那些满脚泥巴，满脚都是牛屎的人交朋友，逐步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最后，他要我画张酃县的地图给他，我只画了1/3，便画不下去了。我便说，我去找个全县的旧地图来，毛委员回答可以。我便同那个“长子”在附近朱家祠小学找到一张地图。当时，我还不晓得听我汇报的就是毛泽东，在谈话中有人送来一封信，下面写着“毛润芝同志收”，那时我不晓得毛泽东又叫毛润

芝。地图找到后，那个“长子”便叫我去茶陵侦察敌情。

我回来后，便找我哥哥周策长（我伯伯的崽，雇农，我发展党员首先就是发展他，他经常在茶陵做挑脚，对茶陵很熟悉）。第二天动身一天半就赶到茶陵，走了100多里路。天都黑了，到一个伙铺里一问，知道湘东保安司令罗定带了一个团进攻酃县，分两路，一路走西乡的黄毛顿进攻水口，一路由县城侵犯水口。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快跑回水口，告诉了那个“长子”。当我们还在吃饭时，就看到部队集合了。

部队从水口走了后，我们才发现兵分两路，一路经八都到下村，到大汾圩，由黄坳荆竹山到井冈山。我们派了刘青黎同志给部队带路。另一路由宛希先带了两个连的兵力，走中村——船形——安仁——茶陵，去打罗定的后方。那时茶陵县城没有大的部队，一进城就缴了敌60来支枪，捣毁县衙门，捉了敌县长，打开监狱，将政治犯全部都放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酃县，罗定一听我们的部队打进县城茶陵，十分惊慌，就赶快回去了，但回到茶陵又扑了空，我们的部队打了茶陵后，马上经宁冈上井冈山了。

刘青黎从部队回酃县后告诉我，毛委员亲自带的那一路部队，在大汾同地主武装肖家壁打了一仗，那是晚上袭击。部队进入五井时，是王佐派人把部队接到大、小五井的。在进五井之前，部队到茅坪时，毛委员见了袁文才，袁文才汇报了情况，袁文才有60支枪，王佐也有60支枪。“马日事变”后，各地农民协会、工会的枪都被敌人缴掉了，唯袁、王的武装上山去了，敌人无可奈何。听说毛委员在茅坪接见了袁文才，并送了100支枪给袁，他们欢天喜地。袁文才就说：

如果你们发生困难，可以到我这里来，这里有粮食。开始，部队还要到边区各地观察地形，了解敌情，了解群众情况，没有上井冈山。后来才从黄坳荆竹山进井冈山的，还有一匹马死在荆竹山。老百姓告诉我，袁文才与王佐是结拜兄弟。袁文才住在茅坪、大陇一带，王佐住在五井、茨坪一带。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在水口圩时，毛委员就派了人到了王佐那里。

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我相继回到黄坳、良桥工作。1927年11月，湘南特委派一交通员来到良桥找我。我在10月间向毛委员汇报酃县组织情况之后，我写了一个通讯处给毛泽东，他将我的通讯处告知了湘南特委，湘南特委就派了一个人找我，我不在家，恰好碰到我们同志刘承尚在家，刘承尚便派人把他送到井冈山毛委员那里，毛委员给了湘南特委一封信和一些钱。

湘南特委的交通员回去不久，特委又派刘寅生来找我，一见面才知道我的通讯处他很熟悉。因为我们本来都是第三师范的同学，我到省委党校学习，还是他介绍我去的，那时我尚未入党。一见面我就把酃县的情况和我们的工作向他汇报，他说他是湘南特委派来酃县负责的，还带一个任务要找毛委员汇报。首先由我找到周长策送他到了五井，恰好毛委员随部队到别处去了，未见面，他只留一封信给毛委员。第二次由我送他去五井，我们在下井见到了王佐部队的党代表何长工，他告诉我们，毛委员到黄坳去了，我们便在井冈山请了一个老表带路，在黄坳的城皇庙里见到了毛委员。当天晚上，由于没有被子，刘寅生同毛委员共睡一床，互相交

谈，还询问刘寅生是三师那一班及在三师的工作情况。第二天，我们是在部队驻扎房子里的一个厅堂里汇报工作。我们汇报后，毛委员讲了形势，又指示了工作，并介绍何挺颖和我们谈组织工作，同时还批准我们成立中共酃县特别区委，刘寅生任书记。谈完后，便给了我们100块银元作工作费用。

我们回来后，按着指示精神，把酃县划为东、南、西三乡，准备搞全县暴动。3月初，有一天，刘寅生和我去南乡中村和西乡的黄家渡、潘家圩检查工作，布置全县暴动时。接到了毛委员的来信，并派了戴寿凯来指导武装斗争。我们原计划在工农革命军来中村之前搞全县暴动，以免土豪劣绅一听到部队来就会跑掉。我们一接到来信，就漏夜赶回策源地区，重新布置暴动时间和计划。

中旬，工农革命军到达中村，我们已经暴动了，集中了200多名暴动队员，在中村成立酃县赤卫队，队长何国诚，党代表是戴寿凯。武器大都是梭标，只有工农革命军给的8根枪。部队在中村驻扎时，地方干部也在中村集合，部队和地方工作干部在一起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

当时分田地的办法是很简单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旗帜鲜明，口号响亮，很快就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去土豪家挑谷子。开始，有的群众不敢去，怕土豪报复，我们便宣传，土豪少，工农群众多，力量大，我们又有部队，只要团结起来，一定能打倒他们。你不打倒他，他就会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我们就永远不得翻身。土豪的谷子是我们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是我们劳动的果实，他们是不劳动的寄生

虫。经我们宣传后，农民群众便纷纷起来去挑土豪地主的谷子。接着，我们又宣传，土豪的土地并不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祖辈劳动农民辛苦劳动开垦出来的，他们买田买地的钱，也是收租放利雇工剥削或高利贷剥削而来的。地主的土地应归还劳动人民，并同时批判了“富贵由天”、“生死由命”的天命论，破除迷信等等，于是农民又纷纷起来分田地。当时，分田地是按人口平均分，由于我们没有稳固的政权和坚强地方武装，只有当军队一来，我们的政权就有一阵子，军队一走，反动军队又来了，就实行白色恐怖，政权又没有了，所以分田地也就白分了；只有武装了农民，建立了地方游击队，又有相当的正式红军，建立了工农武装割据地，分田地才有保证。

在这里，毛委员召开了农协会骨干会议，帮助建立酃县第一个红色政权——中村地区工农兵政府和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同时毛泽东还批准我们酃县特别区委改为县委，县委的成员还是原来特别区委的那几个人。在中村召开了3000多人的军民诉苦大会，毛委员作了重要讲话，会上还把打土豪得来的东西分给贫苦农民，同时，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处决了两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当时，受左倾盲动路线的影响，将工农革命军拉往湘南。由于我们没有经验，为了锻炼队伍，工农革命军离开中村时，我们的赤卫队也跟着去了。这时，县委机关设在中村的茅坪。那儿的农民基础好，为了开辟新的苏区，县委决定我到八都的坳头、七都的策源地区继续组织农民暴动，成立新的游击队。我回到策源，又组织群众，搞了第二次暴动。成

立了几十人的群众武装，后带到县赤卫队去了。

大约一个月后，工农红军又由桂东回到中村，刘寅生、万达才（县团委书记）向毛委员汇报了工作。刘寅生回来后告诉我们，毛委员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要停止烧房，不要乱杀人，只能杀恶霸地主。那时湘南搞盲动主义脱离群众。这次毛委员公开批评了“左”倾错误，部队回来又打了酃县县城。经十都、沔渡上井冈山，我们的赤卫队也跟着上了井冈山。

部队上井冈山后，我们县委5人，刘寅生、张平化、周里、刘平章、黄元吉到五都，先住在张平化的一个亲戚家里，后来张平化被派到九都工作去了，我们便不能住在他的亲戚家里，便由林立卓介绍到村渡一家姓段的贫民家里住。不久，林立卓叛变革命，带敌人包围我们住地，刘寅生、刘平章同志牺牲了，我和黄元吉冲出来了。

这次酃县县委被破坏的具体情况是：林立卓是刘平章新发展的党员，没有经过多大考验，他受了反动头子周桂林的威胁而叛变革命的。头一天晚上，我们要他到水口去买硝芽作炸药，并且要他买点菜。第二天他到水口买到硝芽回来时被敌人一威胁便叛变了。当天下午，他送来了一些鸡蛋，到晚上突然又送一只鸡来，说怕我们没菜吃，来时手发抖，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精神很紧张，当时我们问他为什么喘不过气来，他说没有什么。这时，我们便有了怀疑，因为我们并没有要他买鸡。当时我同刘平章想偷偷地跟随他，准备到他家里打听个底细。那天晚上下大雨，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住地离林立卓家有一、二里路远，跟到半路，我们考虑，林立

卓家有一只恶狗，一接近狗就会吠起来，屋里的人就知道外面有生人来了，去了也是白费力气了，就没有跟了。当我们睡到半夜时，突然听到狗叫。我们起来就听到两个枪兵在对面的大路上大声叫喊“抓住！抓住！”敌人是不敢冲进屋内抓人，因为叛徒林立卓告诉敌人说我们有炸弹，他们怕死，所以围了一夜不敢进屋。敌人一共来了30余人，一个排的兵力。这时我们4人便紧张起来，打开前门一看，只有二个枪兵在对面大路上叫喊“捉到，捉到”。这时刘寅生还说“别怕，敌人是吓唬人的，没有发现我们”。但当黄元吉打开后门一看又有枪兵，我们便知道自己已被包围了，我便叫：

“冲！冲出去！”我和刘平章、黄元吉三人从前面冲出去，黄元吉冲第一，我冲第二个，刘平章冲第三个。刘平章出门不远便带花了。我提着一个小皮箱往外冲。我和黄元吉是顺着田埂而走，当敌人追我们时，我便将小皮箱一丢，敌人便去抢皮箱了，以为皮箱里有钱，实际上皮箱是一只空的。我们2人便乘敌人抢皮箱之机逃出来了，我们先冲上山头转几个弯，敌人就不知道我们去向了，我俩钻进一块荆棘丛生的树林下面埋伏着。这时敌人派了一个人到这边冲里大喊什么：“共匪打死了2个，走了2个还带了花，看血迹到这边山上来了，大路、小路我们都布置人坐卡子，他俩走不出去了，要抓活的。”但敌人没有发现我们，一直躲到晚上，我们大路小路都不走，一直沿山爬去，爬到水口到县城的一条大路上，走了一夜，到了袁树勋对面杨家湾同学家住下，第二天才回到策源区。刘寅生是从后门冲出来的，他不是顺着田埂而走，结果被敌人打死了。我们郧县县委便这样破坏

了。这时我们酃县的游击队也回到策源地区打游击，杀了反动头子周德玉，我们俩人便随游击队上了井冈山。在宁冈茅坪，我向毛委员汇报了酃县县委被破坏和刘寅生、刘平章牺牲的情况，要求重新组织县委，并要求派李却非回去当书记，黎育教回去当组织部长。毛委员同意并要我当宣传部长。

这样县委在茅坪把酃县的游击队和干部集合了100人开了一个会，请毛委员给我们作了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讲了形势，然后讲了任务和工作。接着新的县委和游击队一起回到了酃县。

从此以后，我们开始按照毛委员的指示办事。新县委设在靠井冈山的青石岗、东坑一带，有计划有步骤地波浪式向前推进，建立坚实的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县委先设在青石岗，后迁到西坑，县下面有3个区委。3区区委设在大院，包括七都、八都，我兼区委书记。2区区委设在石州，以九都、六都为基地，区委书记可能是张平化。1区区委设在青石岗，以十都为基地，区委书记是姚晓园。这是毛委员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有关酃县的简要情况。

从参加北伐战争到投身井冈山斗争

张 平 化

大革命时期，我在衡阳市立三师读了2年多书。当时，三师闹了几次风潮，主要是赶国家主义派的校长，领头闹风潮的都是共产党员。我当时虽不是共产党员，也参加了闹风潮。后来，经张际春介绍参加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1926年秋，我参加了北伐战争，到了武汉。

我为什么要去武汉呢？听说广州有个黄埔军校，武汉要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简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我想考武汉分校。来到武汉，遇到一个新问题：湖南报考的人特别多，达600多人，可招生名额有限制，一个省只有2个名额。我考分校肯定没有希望了。这样，我便渡江到了汉口，遇到了好机会：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招生，它是共产党办的，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彭泽湘。中共中央想通过彭泽湘办这个训练班，培养北伐军政治骨干。听到训练班招生的消息，我非常高兴，一到汉口，我便找到训练班所在地——辅德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已放暑假，利用假期办训练班，主要上政治课，军事训练少，其余是跑步、练练步伐。入校后我们都换上了军服，过军事生活。上政治课的大都是党中央负责同志，如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李达、李维汉等，还有一个管青年工作的

人，讲得好，记不清他的名字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的农民部长，大家叫他毛委员，他在我们训练班讲《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汉口听过毛委员的报告之后，我从训练班毕业分到三十六军三师九团三营当营政治指导员，曾在河南与张作霖打仗，我们属唐生智的部队。

当时唐生智的部队在河南有四个军，成为北伐战争的主力。北伐打到湖南时，唐生智只有一个老八军，这时成立了新八军、三十五军、三十六军。三十五军军长是何键，醴陵人，很反动。三十六军军长是刘兴，又名刘铁夫，祁阳人，这个人不那么反动，比较好。北伐战争时在河南与张作霖打仗，军阀吴佩孚这时没有力量了，北伐从湖南一直打到武昌。叶开鑫是吴佩孚的部下，在汀泗桥一仗，我们把吴佩孚的部队消灭许多，打得很惨，他把自己的部队摆在武昌，他知道北伐军一过江，他就无法可守了，我们很快解放了武昌城。吴佩孚的部队已成残兵败将，张作霖看到这形势，以为有机可乘，便赶快进关，赶快过黄河，妄图夺取河南——中原。他本来盘踞东北，因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武汉政府当时与第三国际军事顾问有联系，斯大林还曾说：河南不能丢，中原之地不能让张作霖占据。于是我们继续北伐，有唐生智、张发奎的部队参加，唐生智有3个军，加上广西的部队，各路北伐军在驻马店集合，分3路前进：唐生智部队顺武汉铁路沿中路前进（是主力）；东路是广西部队，由张发奎、李济深指挥，其中第4军由湖南打到武汉，起了决定作用，号称铁军，打仗最坚决、最勇敢，蒋先云在这一军；西路有贺龙独立师，